

《秦腔》大合唱

——真假贾平凹书衣随笔

王新民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序

孙见喜

王新民，大荔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和著名作家方英文同班，和著名唐诗专家李浩同宿舍，和著名批评家杨乐生同乡。但他没有方生的机敏，也没有李君的执著，更没有杨公的辩才。王新民有的是他研习文学写作和出版业务的笨功夫，有的是他对劳动人民的血肉情感。比如，在贫困年代他无钱买工具书，就一页一页地抄《新华字典》，在他下乡救灾的地区正遇到百年大涝，他就把目睹的灾情真实地记录下来，后来，他的这个“实录”成了那个地方赈灾的依据和当地气象史上的文献……

王新民供职于出版部门，在为他人做嫁衣的同时，自己也出版了八部著作。这些著作中，有散文随笔的集子，有长篇的纪实文学；他于贾平凹的研究持之以恒，著作其半，先后出版了《贾平凹打官司》《书友贾平凹》《真话真说》等专著，内容涉及贾氏各个创作阶段和他流年不利的黑色岁月，他不以贾氏遭贬就落井下石，也不因贾氏名盛就贴体逢迎，更不会对贾名人“始乱终弃”；他对贾平凹始终如一的称呼是中性词汇：“老贾。”他对老贾的创作思想作学理上的探讨一直保持浓厚兴趣，包括对他著作的盗版或由此引起的诉

讼，他都深入到肌理去调查，然后写出文章以正视听。当今这个时代是深刻的时代，也是历史上最浅薄的时代，深刻是因为社会在剧烈变革，人心在急剧变化；浅薄是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一些人连人情也市场化了，在这种情境下，谬误瞬间变成真理，谣言一出口就被当成判断的依据……可是，王新民面对了这些，他头一低，小声说一句：“不！”就去调查，就去探源，就去寻找埋得最深的证据，然后写出文章，或出版成书。可是，常常是他的文章发表、书印出来，应该的结果是正了视听、辟了邪说，可是这时候却没有多少人耐心听他说话了，因为市场和媒体又有了新的话题，学界的市井长舌们又有了新的追逐热点，谬误和谣言又在制造着新的舆论风景线。这个时候的王新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说历史会算这个账的，后辈总有较真之人，当代人把真正属于事实的声音留下来，后人就不会跟着前人看走眼或故意看走眼……这就是王新民二十年跟踪研究贾平凹的心理出发点和动力不竭的原因所在，他的目光一开始就投射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高眼。

在陕西的文学和媒体圈子里，王新民也算混了二十几年了，但没有听说他和谁高声过，没见他日弄过谁，哪怕是一个坏人；也没见过他同时伸出食指和拇指向谁指斥或发过什么号令，他申辩自己观点的态度从来都是平和的，开口一句“乃个啥啊”，就让对方没了脾气；他办事的真诚和负责常常让求他的朋友自惭形秽。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在莲湖路遭遇了三个劫匪，损失倒不大，只几十元钱，但躺在凉席上越想越不对劲，就起来找同事商量这个事。同事说，就几十元钱，人也没受啥伤，算了吧，二回注意着就是了。王新民说：“乃个啥啊，我也是这么想的哩，可在凉席上一翻身，觉得不对啊，这些歹徒是碰着我，我一米七八又年轻，身上也没带多少钱，如果碰上了个年老的经不起戳打的，或者外地出差

的身上带几千元钱，那不是要出大事，西安的名声成了啥？所以咱还是去寻这些歹徒，至少要报一下案！”其言有理啊，同事被感动了，就相跟了去莲湖路找歹徒，同事也是了心事哩，心想抢了钱的人还能在原地等你去抓吗？他们先去劳武巷派出所报了案，出来在公交车站偏就遇见了那三个家伙！就俩人盯着，一人赶紧去派出所叫人。三个歹徒被抓住，可他们死不承认。一个说他是西郊某厂的劳模，一个说他是党员，一个说他是搞技术的。派出所的一时无从判断，就叫王新民站在暗处，让那三人在强烈的聚光灯下抬起头来。同事说，你可看准了啊，弄不好就取不离手啦！王新民挠着头上的寸发，一时作犹豫状。派出所的人瞪起了白眼。猛然，王新民一挥拳头，低声发狠地说：“就是的！”人都说王新民儒雅，他也有横眉果决的时候。

如今，人们在评论某人的时候，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某某是好人啊！这有时是个贬语，意思含有这人没能力、没个性。但说起王新民，人们往往会小心地避开“好人”这一说，有说他是正直人的，有说他道德好的，其实人们没有说出口的评论也就两个字：品格。不说品格的高低，就这两个字：品格，也就够了。试想在当今文坛，配用“品格”二字来评价的人实在是难得啊！

2006年6月13日

目 录

序	孙见喜 (1)
---------	---------

《秦腔》 大合唱

题记	(1)
----------	-----

大堂篇 心系苍生挥笔道 四易其稿写春秋

一、《秦腔》书名破题	(3)
二、萌生为故乡立传的动机	(13)
三、以惊恐之心为故乡树碑	(18)

上海篇 《收获》连载方家赞 沪上又领文坛先

一、沪上媒体先声夺人	(23)
二、期待已久的研讨会	(51)
三、气氛热烈的演讲会	(79)

西安篇 墙外开花墙内香 书里书外话沧桑

一、在《华商报》开唱《秦腔》	(92)
二、规模空前的首发式暨新闻发布会	(103)
三、秦人竞相购《秦腔》	(120)

北京篇 两岸猿声啼不住 鲤鱼已跃龙门去

- 一、赴京赶“考” (125)
二、让贾平凹痛而快慰的研讨会 (135)
三、李批贾顶引发文坛大地震 (177)

弦外篇 各界唱和堪盛事 百家争鸣书外续

- 一、《秦腔》之外的欢音 (189)
二、《秦腔》之外的苦音 (191)
三、《秦腔》之外的“乱弹” (201)
补 记 (207)

真假贾平凹书衣随笔

- 一、正版本 (227)
二、研究专著 (306)
三、盗版本 (332)
四、假冒本 (346)
五、仿冒本 (357)

附录

附录之一：假冒文学图书的特征、危害和防治

- 假冒伪编贾平凹作品透视 (376)

附录之二：贾平凹作品被侵权书目 (381)

附录之三：贾学研究专著 (383)

后记 (386)

《秦腔》大合唱

题 记

在贾平凹为笔者签名的《秦腔》衬页上，笔者曾题写道：

可以讲
我是最早看
到此书手稿
的幸者之一，
应平凹之请，
与专营音乐
图书的庆泰
书店经理傅
俊霏为平凹
提供有关秦



傅俊霏为贾平凹提供资料

腔的图书音像资料，《秦腔》一书中的秦腔曲谱便出自这些资料。记得在此之前，带傅经理还送了平凹一架古筝，以慰他写作时的寂寞。

一晃两年过去，《秦腔》终于横空出世，先是《收获》2005年第一、二期和《华商报》相继刊发或连载；接着在上海召开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并答师生问，受到如潮好评；于读者千呼

万唤之际,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在西安举办了盛大的首发式暨新闻发布会后,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西安图书大厦、陕西新华读者俱乐部、石家庄市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接连签名售书,盛况空前;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中国作协等5家单位联办的《秦腔》研讨会也是规模宏大,使贾平凹有点穴之痛;“新锐文学批评家”李博士的叫板和贾平凹的高调反击引发了文坛大争鸣、大地震……

《秦腔》畅销九州之际,贾平凹荣幸当选“西安十大魅力先生”。好事成双的同时,“祸”不单行,已入围且排名第四的《怀念狼》落选茅盾文学奖,《秦腔》连遭盗版,已出现了三四种盗版本,监管机关会同贾平凹及出版社紧急查处,等等。

但正如古诗所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丙戌之春,有关贾平凹和《秦腔》的捷报频传:

商洛师范学院已建成贾平凹研究中心;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正紧张筹建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将于2006年9月28日建成对外开放。

由《齐鲁晚报》主办的2005年度中国小说学会小说排行榜揭晓。5部长篇小说上榜,贾平凹《秦腔》榜上有名,排列第三。

在新浪网评出的十大作家中,贾平凹位列第六,名列健在的中国当代作家前茅。

《秦腔》相继荣获《收获》年度金奖,《当代》第二届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2005年最佳小说风云榜——我最喜爱的文学作品奖。

在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比中,贾平凹因《秦腔》在激烈的角逐中胜出,荣获分量最重的“年度杰出作家奖”。

在两年一届的首届世界中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评比中,《秦腔》获得唯一的大奖,奖金30万港元。

以上所述,被作为平凹文友和书友的笔者有幸或不幸而亲历或耳闻,感同身受,引人思考。且将这些鲜为人知的亲历和见闻及其引起的思考记述于后,以飨读者。

大堂篇

心系苍生挥笔遒 四易其稿写春秋

大堂是贾平凹的书房，从 2003 年初至 2004 年末，在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贾平凹闭门谢客，潜心创作，四易其稿，完成了《秦腔》的写作，之后，贾平凹搬家，新书房名为上书房，因此说，《秦腔》是对大堂的纪念，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或如平凹所言，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一、《秦腔》书名破题

要说秦腔得先说一下秦的渊源。据有关史料载，早期的秦人与殷人同属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他们共同生活于东海之



滨，约摸在今山东境内。周初，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商纣的儿子武庚乘机发动大规模的反周叛乱。居留东方的秦人祖先嬴姓氏族也参与了叛乱。辅佐成王的周公调动大军东征，平定了叛乱。曾参与叛乱的嬴姓氏族受到惩罚，被迫西迁，生活在边远的地方。随着周王朝边境的扩展，秦人的祖先被推向遥远的西部边陲，最后落脚在今甘肃天水附近。周孝王时，秦人的祖先仍旧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首领叫非子，居住在犬丘。非子擅长养马，周孝王看中他这一专长，召他到“汧渭之会”，负责为周王室养马。秦人祖先的处境由此而有所改善。《史记·秦本纪》称：“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分土



为附庸，邑之秦。”就从这时起，秦人的祖先才算定居下来，“秦”才成为他们的正式名称。随着周王室的衰微，秦作为“附

庸”，地位逐步提高。到了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周公封为诸侯进入岐山一带。春秋时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县境内），战国秦孝公时，任用商鞅变法，国力富强，迁都咸阳，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秦惠王时夺回河西，攻灭巴蜀，夺取楚国的汉中。秦昭王时不断夺得魏、韩、赵、楚等国地，日益强大称霸。公元前 221 年，秦王政（即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秦朝，都城咸阳，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后来西方称中国为支那，也是“秦”的谐音。秦末汉初，陕西境内由一分为三，故又称三秦。

张怀群在《老秦腔》一文中写道：“秦始皇是现在行政区划中的甘肃人，这个甘肃人在陕西统一中国，任千古一帝之际，肯定如上瘾故乡的辣椒一样，要哼几声故乡民歌，他肯定操着一口浓重的古代陕甘土话，当时风行中国的普通话当属秦陇方言。秦始皇故乡的乡音乡调无疑是皇乐国籁，他的大秦乐人们的天赋很随意地给陕甘民歌注入了许多文化成分，就成了响彻天宇、横扫神州的合唱，成了一统天下的发祥之曲。”这也许还谈不上是秦腔，但却可以视为秦腔的渊源。

秦腔是中国梆子腔乃至京剧的鼻祖，流行于陕、甘、宁、青、新等西北地区，源于陕甘一带的民间曲调和宋金元的铙鼓杂剧，形成于明代中叶。曾受昆腔、弋腔、青阳腔的影响，以梆子击节，音调高亢、激越，长于表现雄壮、悲愤的情绪。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将“西调（同州梆子）”作为军戏，后随军带入北京和南方。清乾隆年间有秦腔班社进京演唱，使康熙年间的“秦优新声”“复振于世”。康熙四十七年，孔尚任观看《秦腔》演出后所写的《乱弹词》中说他“最爱葵娃行小步”，深感“秦声秦态最迷离”。康熙五十一年，四川绵竹县县宰陆箕永的《竹枝词》描写乡间演出的社戏，说：“山村社戏赛神幢，铁板檀槽柘作梆。一派秦声浑不断，有时低去说吹腔。”表明他看的是秦腔。因而乾隆年间西安地区即有“保符班”等秦腔班子 36 个；光绪年间有“金玉班”等秦腔班社 11 个；民国以后有正俗社、易俗社、三意社（西安市秦腔二团前身）、陕西省戏曲剧院等团体。

1926 年，鲁迅先生访问西安，曾去易俗社观看秦腔，捐赠讲课费，并题词：古调独弹。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张恨水先生在《西游小记》中记述西安的娱乐场所时写道：此地戏馆，有正俗、易俗等社秦腔班三四家。正俗社是真正的秦腔。易俗社就带一点改良性质。

秦腔曾声震四方，流入河东为蒲州梆子、代州梆子、东路梆子（即上党梆子）、老梆子、河北梆子；入山东为曹州梆子、青州梆子等；入河南以西为豫西梆子、南阳梆子，以东为祥符调、河西调。

在陕西境内分四路，有同州梆子（东路秦腔）、西安乱弹（中路梆子）、西府秦腔、汉调桄桄（南路秦腔，也叫汉调秦腔）。商州的秦腔属东路秦腔。

据有关资料显示，秦腔流派不同，风格各异，共有传统剧目《三滴血》《火焰驹》《游龟山》《双锦衣》等四千七百多个。唱段务须偶句，奇数句的末字为仄声，偶句的末字为平声，并要协韵。唱词多为七字句和十字句。角色为老生、须生、小生、幼生、老旦、正旦、小旦、花旦、媒旦、大净、毛净、丑等十三门，即所谓“十三头纲子”，实有二十八类角色。秦腔名角有刘箴俗、王天民、马平民、刘毓中、沈和中、雒秉华、任哲中、萧若兰、李爱琴、杨凤兰等人。板式分塌、滚、摇、代、尖五部，细分二十四类。其中除滚板（纯哭音）外，都有欢、哭、傲三类，节奏亦分快、中、慢三种。其中慢板也叫“正板”或“慢三眼”，即一板三眼，节奏约比原板伸长放慢一倍，句法结构与原板大致相同，长于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心感情，慷慨激昂、悲壮、悲凉是其“主旋律”。

《秦腔》一书中除多引用慢板外，还以哭音为其基本腔调，哭音又叫“苦音”，与“欢音”在曲调色彩上形成鲜明对比，各自构成一系列独立的板式，因其善于表现悲凉、哀愁的情绪，故称之为哭音或苦音。

正如《小说评论》主编李星先生所说：秦腔剧目多悲剧，广为流传的唱段基本上都是痛苦忧伤之音，所以尽管秦腔有所谓苦音、花音，慢板、快板之区别，但就笔者个人的体验，忧苦悲伤是秦腔的主调，其主奏乐器板胡无论奏什么调子，都给人们如歌如泣、忧伤无奈的感觉，而这也是贾平凹以“秦腔”命名其书的原因之一。书中反复出现的名段《藏舟》是父丧在身的渔家女儿和亡命天涯的公子对爱的追求，

同时也是惺惺相惜的对于对方悲惨身世不幸遭遇的叹惋，至于有名的大净唱段《斩单童》，更是英雄末路的咆哮和控诉。

秦腔历千百年时兴时衰，但一直没有被淘汰、被沉沦，原因何在呢？贾平凹曾在1983年5月2日写的散文《秦腔》中揭示道：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秦腔于他们，要和“西风”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馍一样成为生命的五大要素。……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似被烈性炸药爆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了多少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了别人的享受，美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

同年12月14日在《关中论》一文中，贾平凹为我们描绘了秦腔在关中一带的盛行：走遍关中，县县都有秦剧团，村村都有自乐班，仅西安城内秦腔团竟达十几个。历代名流辈出，流派繁多，对台之戏常演。每逢古历正月十五，二月二，三月清明，四月过会，五月端午，六月六，七月十五，中秋八月，登高九月，十月一，十一月二，腊月五豆腊八，二十三，村村镇镇锣鼓齐鸣，粉墨登场。巴西足球大赛可以使一城轰动，关中一场精彩秦腔，却可以使十几里村庄路断人稀。

不仅在乡村，而且在城市，上世纪90年代前，秦腔尤其是由名角演出的名剧也是深受欢迎的，笔者曾在《看李爱琴演〈周仁回府〉》一文中记述了李爱琴演《周仁回府》的盛况：

（笔者）来到（玉祥门外）的玉林批发市场前边的绿化带，已是满耳锣鼓叮叮咣咣之音和周仁悲怆激昂之声，但见人山人海，就是望不见演员。三楚两拐，左插右钻，挤到临时搭建的戏台的左前

方20米处，我这个近一米八的“标准汉子”眼前才出现了戏台。戏台是用帆布临时搭的，除中间一部分中老年观众自带凳子坐看外，四周全是站着的观众，有的站在低凳子上，有的站在高凳子上，有的站在三轮车上。尘土和烟雾在冬日的光线间浮动，口臭和屁臭时不时扑鼻而来，只恨自己走得仓促未戴口罩，生起了打道回府的念头。正在此时，掌声四起，周仁回府遭妻误解，吃了一记耳光，正和妻激烈争辩，旋而共商救嫂之计；以羊易牛，以妻代嫂。接着是眼睁睁看着妻被严贼用花轿抬走，周仁心如刀割，肝肠寸断却不能言表；面对爱妻与严贼搏斗，欲助不能欲罢不忍，直至妻自刎身亡，周仁悲痛欲绝，痛不欲生而无法诉说，令人揪心撕肺，恨其懦弱无力，惜其孤立无援。

演到《哭墓》一场，周围观众越聚越多，中间有人方便要出来，引得观众拥挤波动，人群如潮起潮落，我似海中浮舟，一会儿被拥向东，一会被挤往西，我前边站在凳子上的中年汉子忽然被挤下马，后仰倒在我的身上，我趑趄几下险些被撞倒。这时尘土更大，空气污浊，我连连咳嗽不止，急忙喝几口水润润，打道回府的念头又起。此时，掌声再起，一老生慷慨悲壮之声引人，抬眼望去，老家僮误打周仁一记耳光，委屈难言的周仁劝前来安慰的嫂嫂莫要透露实情，以防不测。看得人心中恰似五味瓶打翻不是滋味，怜其饮冤含屈，叹其好人难当。

两个小时已过，病躯已虚弱难支，腰酸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腿肚子已微微打颤，身上虚汗渐渐湿了衣衫，咳嗽一阵胜似一阵，实实想退出场外找个地方坐坐。正欲转身，掌声又起，抬眼却见周仁又遭误打：兴冲冲前去会见兄长，不料却吃了不明真相的杜文学一顿饱打，接着又被杜和手下人等打得体无完肤，九死一生。挣扎着脱离“虎口”，满怀冤屈悲苦之痛，呼天抢地，跌跌撞撞来到妻子墓前哭诉，直哭得泣不成声，令人回肠荡气，魂摇魄动。李爱琴

年已半百，但演技精湛不减当年，身手不凡一如既往，翻滚甩发，一招一式，不逊往日，细腻逼真可谓炉火纯青；其唱念方面，一板一眼，一字一腔，抑扬顿挫，掌握得恰如其分，唱腔越发浑厚，音域愈显宽广，尤其是哭泣之声若断若续，哽咽难再，将周仁屈不成音、泣不成声表演得活灵活现，发挥得淋漓尽致。难怪激起观众掌声阵阵，不少观众泪流满面，连我这有泪不轻弹的男儿也鼻塞心酸，泪珠儿几欲夺眶而出。

剧终的帷幕已拉上，但观众掌声和要求再加演的呼喊声不断。李爱琴不得不出来谢幕再三。这时，西安木材厂厂长走上台去为李爱琴披红，表达了包括我在内的广大观众的深深谢意和由衷的崇敬，以及人民需要艺术的强烈心愿。

回家路上，周仁的一招一式仍在我眼前虚晃，一腔一韵仍在我心中回荡！

记得上世纪 90 年代，西安民间自发成立了秦腔戏迷俱乐部之类的组织，节假日时不时演出，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上至副局长，下至处长、干事，不少人加入此组织，自拉自唱，笔者也应邀到场观看过几次清唱和丑角表演，其气氛之热烈至今回忆起来如在眼前。

时下流行广泛的两句顺口溜也反映了秦腔与三秦人民的血肉联系：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大吼秦腔；捞一碗粘面喜气洋洋，不凋辣子嘟嘟囔囔。

难怪贾平凹每到陕西各地体验生活，除了品小吃、读县志，还要看秦腔。秦腔是老陕人的精神大餐，也是三秦儿女精神寄托的故乡。

但贾平凹也不能不承认，相传生角任哲中在西安城演《周仁回府》曾使南大街交通堵塞几小时，盛况空前而未绝后；相传名旦郭明霞其母去车站乘车误点，大叫：“我是郭明霞的娘！”火车司机竟将车停下候她也一去不复返了；相传一秦腔迷行将死去之时，还

要叫人抬床铺去戏院，看到中途会神差鬼使般翻身坐起的奇迹也不会再发生了。令人不愿看到的是，曾以喝西凤、吃泡馍、唱秦腔引以为豪的关中在变化：

年老的和年轻的已经明显的有了不同，对于西凤烈酒（60度——笔者注），年轻的慢慢趋向于甜酒和啤酒。早期关中人鄙甜酒为淡水，讥啤酒为恶水，笑那是城市中有钱有闲的红男绿女们的饮料。现在却恶其西凤太暴，一味去品甜酒啤酒之温和。那牛羊肉泡馍，则视之为不上雅座之食品，而热衷去吃七碟子八碗的凸底盘儿炒菜，什么糖醋丸子，什么甜米糕饭，什么扒丝甜果，推说泡馍胃不好接受，而以南方口味为荣。至于秦腔，更是农村观众多于县镇，县镇观众多于城区，一进戏院，台上的满脸皱纹，台下的是皱纹满脸。据说有一领导训斥部下，叫道：“再要如此，让你去看一场秦腔！”秦腔从莫大的享受竟沦落为惩罚的代名词！

在笔者的家乡大荔，原是同州府所在地，也是东路秦腔——同州梆子的根据地，上世纪80年代之前，县剧团演出场场爆满，谁与县剧团有关系能弄到几张秦腔戏票那是令人羡慕之人，笔者的母亲曾因家人反对年轻时未去剧团而一直怨天尤人。但到了90年代后，在县城剧院演出时，观众越来越少，入不敷出，无奈去乡镇甚至村堡巡回演出，虽略有收入，但仍包不住全团人的开支，加之大荔县是个农业县，也没钱贴补剧团，于是每况愈下，勉强维持，趋于名存实亡。实际上，关中不少小县剧团已经解散，演员也树倒猢猻散了。连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剧作家陈彦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古老的剧种和大剧种，秦腔在全国的影响力是不足的，甚至有继续下滑的趋势……随着老艺术家的离开舞台，一切便渐渐烟消云散，这是秦腔艺术事业的巨大遗憾。

如谓不信，笔者有一位叫何丹萌的朋友，是一位有才华的剧作家，曾改编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天狗》，后因编剧无出路而

亦商亦文，他于1994年曾写过一篇名为《县剧团》的散文，其中对县剧团兴衰的叙述可作秦腔衰落的缩影之佐证。

县剧团在五六十年代是曾经红火过的。那时没电视，电影也不多，再说看电影是看银幕上的人物出名而放电影的人却不被看，银幕上的王心刚王晓棠等等毕竟离小城也太遥远。剧团的演员则不同，他们在舞台上被观众注目，在生活中又常与小城人摩肩接踵，一位风摆柳的女演员招摇过市，常会引来许多企羡的目光。他们扮包拯，装曹操，饰江姐，演韩英，叙尽前朝后代，诉说忠奸善恶，不仅传播着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在艺术方面对于好多后辈的文化人的濡染，不亚于保尔·柯察金所给予的意志熏陶。到了70年代，那更是红火，他们排演革命样板戏，军代表和革委会主任们常常在后台陪着。那时白糖紧张，凭肝炎证明方可购得，剧团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则常常例外，“铁梅”与“玉和”（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主角——笔者注）卸罢妆即可拎一包回家。即使街头购买，营业员也会破例开恩，免于票证。称罢走了，他（她）会对同柜组的营业员说：“认识吗？这人就是演习德一（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反角之一——笔者注）的。”喜滋滋认为自己很荣耀。名角们会是小城的张艺谋或巩俐，剧团领导和编剧、作曲们也如同王蒙或贾平凹那样，认识他们也是一种骄傲。

这都是过往年代的事了，如今商品经济占了主导，一些有能耐的人不失时机转轨定向，纷纷跳入企业或流通领域，业务上拔尖的也被省地艺术团体拔走了，剩下的人在小院里开展“双打”运动，即男打麻将女打毛衣。女演员手里的毛线活总是比别家单位出色……县里领导也为剧团着急过，先是提出振兴秦腔，振兴了几年无济于事，后来又时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结果是因为没钱，文化的台子搭不好，经济太落后而戏也唱不红。剧团无事，工资也开不出，“二四毛”的小牌也常组织不起来，无奈，一些人就提上